

契仔回鄉記(之三)

生憑闖處 童心理

到長春的那晚，契仔第一次吃到了北方的河蟹——本來想帶他去吃「向陽屯」，那是長春最有名的大燉菜連鎖店，小雞燉蘑菇、鍋包肉等最有代表性的東北菜一應俱全。不過當我看到入住酒店的餐廳打出「盤錦河蟹，每人兩隻」招牌，便毫不猶豫地改變了主意。代表性的東北菜還有大把機會品嚐，但這與陽澄湖大閘蟹齊名的北方特產——盤錦河蟹卻是錯過了便不再，它只在遼河下游、盛產水稻的盤錦地區才有。即便是物流業發達的今天，便是在東北，倘若不是撞見，再有名的大飯店也很難點到這菜。

小傢伙不理解我的忽然變卦，對自助餐廳菜漫不經心。待這幾隻蒸好的河蟹一上桌，他的眼睛一亮，便一隻接着一隻地做起了「外科手術」。那河蟹體形短粗厚重，打開深青色的背殼，裏面滿是肥嫩的膏肉。小傢伙一口氣吃了6隻，連呼好鮮。見我看着他大快朵頤，他忽然問：「這是遼寧的特產，你是吉林人，剛才又說不常見到和吃到，卻怎麼知道這螃蟹會如此好吃？」我斜斜地睨他：「讀書嘛，很多東北作家都寫過這盤錦的河蟹，比如徐坤的小說《野草根》……」的確，我的很多美食啟蒙，都來自於年少時的文學閱讀。不過，很難再指望現在的孩子對純文學的期刊或是書籍有那麼如飢似渴地親近了，一如小傢伙輕輕「喔」一聲便動手將最後一隻河蟹一掃而空，全然沒有興趣繼續追問徐坤是誰，《野草根》寫的是什麼……

除夕前夜，我帶他去理髮。以東北的風俗，農曆正月理髮不吉利，大家都要在過年前把頭髮打理好。小傢伙戀戀不捨地吧一頭長髮剪短，對這奇怪的年俗規矩大大地吐糟了一番。我哈哈地笑出聲來。

他鄉港聲

梁家儀 文匯報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新春快樂！馬上有喜！

北京2月的風還帶着一絲冽意，但中關村和硅谷傳來的消息，早已把這溫度燒到了沸點。就在過去的這三四周，AI圈內簡直像經歷了幾個世紀。有人在焦慮飯碗，有人在感嘆「人類黃昏」，而我則覺得這是「大成智慧」最好的施展時代。

新春我不談代碼談「帥印」。關注從「對話」到「調兵」，談AI智能體元年的將帥之道。

2026開年如果你還在感嘆AI大模型能寫詩作畫，那麼不好意思，你可能已經站在了時代的末班車上。

2月初，OpenAI ChatGPT 5.3 Codex不再滿足於寫代碼，直接接管了生產環境的自動運維；Anthropic Claude Opus 4.6/Sonnet4.6配合Claude Cowork操控電腦；達到科研級推理的Google Gemini 3 Deep Think，全球編程界只有7人能擊敗它；還有Grok 4.2等各種AI疊加，直接讓「單人獨角獸企業」成了現實。OpenClaw（原名Clawdbot、Moltbot）、ZeroClaw等這類全自主Agent如雨後春筍般爆發。它們像屬下一樣，你發任務，它自己去執行、去交付、去閉環。

春節期間，內地豆包Seed2.0、千問3.5Plus、智譜GLM-5、MiniMax2.5、Kimi K2.5、DeepSeekV4、騰訊元寶派也完成了「人格化演進」。這種爆發，我稱之為「數字世界的微觀大爆發」。

窗常開 潘金英

夜晚因痛症睡不好，我索性爬出被窩看書，是文友施有朋寫的散文《野叟戲言》，他文字好，內容豐富多元，言辭每引起我共鳴，令我感觸良多。

書的副題是「歲月留痕·城市觀察」，當我看到第251頁「M記滋味30年」時很好奇，我喃喃自語施兄首段首句：2005年4月15日是麥當勞叔叔誕生50歲的大日子。

嚇，首句令我動感觸，皆因我的生日就是4月15日。

原來麥當勞叔叔竟和我同一天生日？施兄話2005年麥叔叔已50歲，換言之即他2025年已屆70歲。而我在2025年恰巧已登陸望七了。我感觸良多，讀了這首句即已墮落記憶大海。

我任浪花濺濕漫遊，腦海湧浪奔流不斷。金色M字，予我滿心歡喜，何解？記憶中M記真是歡喜寶地，昔日少女時光，即我讀大專時，人寄宿在沙宣道已變了脫離野馬，平日女兒家不敢做的事我冒險試，我們寄宿生是四女一房，住2樓，我自由身無父母管束，膽敢跟隨同房閨蜜，趁舍監不在齊齊紮縛起床

單，沿大窗口偷偷溜到地面外出，我們到水街野性地吹晚風，兼吃夜宵美食……叛逆野馬的舊時光，完全脫離日常軌跡自由自在，今回憶起仍是這般歡天喜地。

當我看施兄寫什麼時，感覺他筆鋒厲害。他筆下M記有獨家特色，香港每年營收火紅可觀。

下面更多數據囉！1955年4月15日，即又在我生日那天，麥當勞就在芝加哥開張了首間麥當勞速食店，然後，1967年，麥叔叔更進軍海外……施兄話麥當勞更在1975年於香港銅鑼灣開首間分店，好巴閉。

施友朋話自己啱啱讀高中，在當年M記開張第一日，就呼朋喚友十多人，齊齊到M記捧場，場面賓墟般，他點了濃得化不開的用大紙杯盛載的奶昔，附飲管，他心情緊張，吸支飲管想攪動些濃情奶昔似好難，要用九牛二虎之力去攪拌攪勻，感覺比初戀時更慌張更手忙腳亂……嘩，施兄支筆了得，寫得真生動有趣，令我深深拜服。

我大力推薦讀者，馬年馬上閱讀《野叟戲言》，馬場一本萬利，祝君馬首是瞻，白馬飛馬亦兔馬，皆馳騁千里，黑馬獨贏，勝券在握馬上發。



祝新年快樂！作者供圖

馬上讀《野叟戲言》

中國軟實力

琴台客聚 潘國森

丙午馬年新歲伊始，正宜展望未來。「十二生肖」不單中國通行，現傳播四海，外國朋友都知去年是蛇年、今年是馬年、明年是羊年。香港真不愧為金融中心，許多港人凡事都向錢看。傳媒談十二生肖，循例不論陰陽五行，年年都說成是金。前年金龍、去年金蛇、今年金馬……明年仍將要說成是金羊。按干支的陰陽五行屬性，丙屬火、午亦屬火，故今年應該是一匹「火馬」。2014年甲午是「木馬」；2038年戊午該是「土馬」。對金舖老闆來說，最好所有生肖都屬金，各方貴客年年買金器，貨如輪轉。

天干地支與中國曆法和陰陽五行息息相關，同一個丙、同一個午，在不同的「術數」（可再細分為醫、卜、星、相，都是易學旁支）的應用，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果按「納音五行」，則「丙午丁未天河水」，同樣是水，天河水是相對靜止少動的。

閒話表過，言歸正傳。最近這幾年中國在各方面的發展之迅速，真的讓全世界的觀察家、政論家都要大叫跟不上、吃不消。中國科學家和工程師在許多前沿科技領域都做出大突破的驕人成績。寰球網民關注的最大熱點當然是「人工智能」。最令我們「文科生」雀躍的，是行內差不多已公認，用漢語漢字作為媒介，在運算效率上完勝英語或任何一種歐洲語文。

曾經長時間有言論認為中國的綜合軟實力，不及歐美列強已建立多年的宣傳系統甚遠。去年中國在不同跑道「超車」，軟實力肯定已經將競爭對手遠遠拋離。除了實體經濟和科技之外，中國在其他文化領域都陸陸續續掌握更多話語權。新一波文化軟實力的輸出，簡直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中外網民「對賬」範圍之廣，近時去到社會中下階層的生存空間。中國與外國不論在教育（含學費和社會上升梯階）、醫療（含費用及國安身心健康）和娛樂（含電影與電玩等）等民生領域，所謂「性價比」（筆者也從俗用上這個潮語）都在在顯示，中國是天堂，美歐是……

本欄曾經談過當今中國足食、足兵、民信。反觀看不得我們好的某霸權，今時人民吃不飽、兵員質素崩壞、政府信用破產……筆者可不是幸災樂禍，只是我們要「見不賢而內自省」。

新年人要有新智能

面對這麼多「神兵利器」，普通人最該練的是什麼？是寫更長的提示詞嗎？非也。是「指揮多個AI智能體幹活」的系統工程能力。

我常說，錢學森老先生的「系統工程」是跨越時代的。在2026年的今天，一個優秀的職業人，不應該是一個人去拉車，而應該是帶一支「Agent軍團」。現在的門檻，不再是「你會不會用AI」，而是「你能不能架構一套由多個Agent組成的複雜作業系統」。如果你不懂得如何把任務拆解為Skills、如何讓不同的智能體互相協作、工作流程自動化，如何把個人經驗從黑箱顯化為白箱，如何從Vibe Coding（氛圍編程）進化到Agentic Coding（智能體編程）及Agentic Engineering（智能體工程），那你依然會被海量的信息淹沒。這就是我所說的「法元論」在數字時代的實操：定規矩、排先後、統全局。

AI是基於統計學的「平均之王」。它能給出80分的方案，但那最後20分的「神來之筆」，那個能觸動人心、破局的「陣眼」，依然掌握在人類手中。「新質生產力」不是要取代人，而是要通過AI，把人的深度智慧放大一萬倍。

各位，別忘了，現在是「九紫離火運」。火主文明、主精神、主美。在一切物質皆可被AI低成本複製的時代，「品味」和「審美」成了最高級的溢價。

為什麼我走到哪兒都要帶着這把紅扇？為什麼我要在三里屯搞科技加文化

論壇？因為技術是冷的，文化是暖的。AI能生成一萬種茶室的设计圖，但它布置不出這一縷老茶與茶室空間相得益彰的禪意。未來的贏家，必然是那些能定義「什麼是美」、能提供「情緒價值」的人。當AI把苦活累活都幹完的時候，人類唯一的任務，就是決定「什麼是有趣的」「什麼是高級的」「什麼是值得被銘記的」。

北京有最硬核的大模型底座，香港有最靈活的Web3、RWA、出海等場景。作為一個「京港科文融合總架構師」，我正在思考如何讓這群Agent跨地域實現真正的「降維打擊」。

在這個AI Agent呼風喚雨的2026年，別怕它們「幹活」，你要學會的是如何「當領導」，當一個懂系統、有深度、會審美的「數字統帥」。

此刻，默默地在雲服務器寫下指令Sopenclaw gateway start，然後合上紅扇，我得去準備下一場關於「AI賦能中軸線文化」的活動提案了。



2026年新春快乐 马到成功,科技贺岁

新春祝福！

作者供圖

從當貓奴學為人父母

舉袖乾坤 余似心

在我們這一代踏入拖男帶女的年齡時，現在的青年於這階段雖有當父母的慾望，卻又只愛享受拖拍或生活之樂，寧可養個毛孩充當貓奴、狗奴，這種思想傳染病般迅速蔓延，甚至擴散至你我身邊，令人措手不及。

我在加拿大的一位外甥，在祖父大壽的遙寄影片中，是夫婦二人與兩隻貓的祝賀。另一位外甥拜年時一臉憔悴，原因是工餘除照顧兩幼女，最傷神的是家中狗兒年邁，花不小心力治理。

小兒早達適婚之齡，身旁也有伴侶，為父母者只能等待通知喜訊，不便過問。近日經小女轉達，她當了姑姐，哥哥家裏添了新成員：「兩隻小貓。」作為母親兼貓奴者，實在有點「晴天霹靂」。小兒返家拜年，與親友貓經連綿，竟爆出一句：「現在才明白什麼是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我不禁說：「阿囡，我憂了你30多年，你養貓數天，就說有所領悟？你

可真明白為母之憂？」

晚飯時小兒竟用一派新理論來「安撫」我：「自養貓後這一週，女友都留下來協助照顧，我們有商有量，有時也會為照顧方式而有所分歧。養貓，是讓我們學習去照顧幼小，也讓我們學習去相處，了解是否適合為人父母的第一步啊！」首次聽到這理論，我竟然毫無反駁之力。

這時我想起，小兒讀小學高年級時，學校給每一個學生分發一隻雞蛋，要求他們要小心翼翼照顧，如自己孩子般，每天需和雞蛋聊天，不能弄破或損毀。老師告訴他們：「父母就是如此卑微不地守護你們長大，你們要從中學懂感恩。如果你們沒此耐性和責任，便不要輕易超越道德當上父母。」

這便是新一代當父母的三部曲吧，先照顧雞蛋，然後養寵物，覺得自己都能承受得了壓力，也在責任上稱職，兩個人在照料上合拍，有共同理念，才考慮到結婚和是否要下一代。這樣的準備是否較單講愛情來得理性？

怪獸的社會性遺傳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坐地鐵，怪獸媽抱着老大小不的怪獸仔上來，二話不說就把怪獸仔立在座位上任其奔跑，瞬間踩髒了四五個座位。怪獸媽既不擦拭也不制止，只是忙着愛心發射「我大兒子真可愛！」一路上，怪獸仔自然乖巧不了一點，臨下車時又開始無預警高分貝尖叫。有鄰座的乘客示意「不要喊了」，怪獸媽馬上火力全開，用同款尖叫甩出「名言」：「他還是個孩子，你們跟個孩子計較什麼……」吧啦吧啦……直到列車開走，還能聽到她在月台上歇斯底里的狂喊。

這是小狸前兩天親眼目睹的一幕，怎麼說呢，雖然怪獸家長——「低素質家長」從來不是新聞，但每一次看到，也仍然會被Ta們在教育子時表現出的驚人的原始與野蠻所震撼。魯迅先生曾問：「從來如此，便對麼？」面對「已不是新聞」的低素質家長，我們不能止步於無奈的嘆息，今天就好好聊聊這個群體。

低素質家長的「低素質」，核心在於邊界感的缺失與責任的讓渡。這類家長最擅長的技能是「以愛之名行惡」。他們眼中的愛，是無底線的縱容。孩子大吵大鬧是釋放「活潑天性」；孩子手欠破壞公物是設施不結實。在他們的邏輯閉環裏，全世界都應該為他們孩子的成長讓路。這種愛，本質上是一種極度自私的投射。他們將孩子視為自己生命的延續，甚至有私產，因此，外界對孩子的任何指責，都被他們等同於對自己的攻擊。為了維護那點可憐的自尊，他們不惜拋棄公德，也要在孩子面前扮演一個「無所不能的保護者」。殊不知，這種保護是在親手拆掉孩子融入

文明社會的橋樑。

其次，低素質家長往往是「巨嬰」的完全體。心理學上有個詞叫「全能自戀」，即認為世界必須圍着自己的意志轉。很多家長雖然生理年齡成熟，心理上卻仍停留在嬰兒期。當他們面對孩子闖下的禍時，第一反應不是解決問題，而是逃避責任。「他還是個孩子」這句託詞，翻譯過來其實是：「我不想管，我管不了，所以我把管教的成本轉嫁給你」。他們拒絕承擔作為監護人的監管義務，卻要求社會大眾承擔無限包容的義務。這種邏輯的荒謬之處在於，他們試圖用生物學的未成熟（年齡小），來掩蓋社會學的未成熟（教養缺位）。

而當一個成年人拒絕長大，當一個心理上尚未斷奶的人匆匆成為另一個生命的引路人，Ta養育出的孩子，大概率也會成為下一個在地鐵上撒潑的「巨嬰二代」。

因為教育是一場模仿遊戲。當家長在排隊時插隊，孩子便學會了規則是可以踐踏的；當家長在面對錯誤時撒潑打滾，孩子便學會了「按鬧分配」的生存哲學；當家長對服務員頤指氣使，孩子便學會了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低素質家長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其言傳身教，正在批量生產缺乏同理心、無視規則、唯我獨尊的下一代。這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悲劇，更是整個社會的隱患。

俗語說，幸運的人用童年治癒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對於那些攤上低素質父母的孩子來說，他們的不幸在於，他們可能終其一生都意識不到自己需要被治癒，而是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惹人厭惡的模樣，並繼續着下一個惹人厭惡的循環。

在《邊城》

信而有征 劉征

在鳳凰寫邊城是一件很奇妙的事。當你抬起頭來，看着沱江邊這座白塔，聽着路邊循環播放的民歌《湘兒·沱江》。儘管這時候，來來往往的都是遊客，且時間還是冬日，你也不覺得這地方不如意。你會把它當成真正的邊城，就好像沈從文描述的茶峒被整體搬遷至此了。你會一一對比眼中所見，並確認這裏不是別處。

還有一種反差，我這會兒正坐在一間臨街的酒廊裏放着Pop。但是，我竟自覺把它摒棄掉了。這裏的一切都是土生土長的，連我面前的米酒都甜度過濃。炸薯角倒是比利時做法，可比我在別處吃到的足足多出三倍。湘江邊的一切包裹着濃郁。儘管這是一種商業，商業中也穿插着揮之不去的民俗。時不時，你會找不到這間店的主人。他扔下整間店，跑去廚房忙碌。你會聽到身後有人在問：「老闆呢？」過不了多久，這問題又被問上一遍，卻又換了別人。

然後，去看沈從文故居。與想像不同，這故居頗冷清。它藏在一個曲裏拐彎的弄堂裏，是一個穿斗式結構的四合院落。裏面靜悄悄地擺放着陳舊的照片，陳舊坍塌的床，還有各種版本的從文文集。這時候你可能會

慨嘆，沒有沈從文，這鳳凰或許不會這般熱鬧。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一群人來到這裏采風的時候，還只看到清一色的本地人。早餐攤，還有無人光顧的吊腳樓。房子都舊舊的，像是隨時都有可能坍塌。

那時候倒很對應得上從文的文字，說這一帶都沒什麼錢。茶峒自不必說，因為沒錢建橋，才設了一個船總，把人擺渡到對岸去。於是，就有了《邊城》這個故事。鳳凰約莫繁華一些，但想來也不及現在吧。旅遊業讓此地可在見範圍內就有了六七八九座各式橋樑。一到夜間，整座老城燈火通明。

去村頭的從文墓，則更冷清。你幾乎要懷疑自己是否走錯地方了。至少對我來說，我只看到一塊「沈從文墓地」字樣的石碑，但那不是真正的墓。相反，你會更注意到較高處那個「溫德姆酒店」的指示牌。墓自然不在那裏。不過我是無論如何都要找到墓地的。於是，第二天，我便拾級而上，先從左手邊一路走到盡頭，沒有。又回到起始處，轉到右邊。走不多遠，就看到了。它還真在酒店指示牌的上面。於是，你會不由慨嘆，這裏的商業開發如此過度。一切的一切，商業都在前面，而又這般千篇一律。遊客們熱衷於穿上少數民族的服裝，這自然不會讓他

們變成本地人。

但轉念一想，這行為又可理解。在短暫的換裝時刻，他也許真的融入到此地了。或至少，有一種新鮮感吧。於是，我忽然明白了這種矛盾。清冷的從文故居和墓地，並不影響沈從文筆下的邊城令人嚮往。而恰恰是他描寫的那個世外桃源般的夢境，讓翠翠、船夫和軍官成了一段佳話。然後，這些穿上當地服裝，並試圖融入到當地的行為，就好像在用行動重複着那個故事。這時候，作家的價值反倒展現了出來。他作為一個觀察者將自己的嚮往變成別人的嚮往。經由他的文字，作家的精神世界被人深深感悟到，這並無關於他的肉身。所以，作家的書寫是熱鬧的，作家本人卻常常孤獨。就像來這裏旅遊的人，誰不是這神話的一個延續呢！



鳳凰沱江江畔。作者供圖